

瓦连金娜 瓦连金与瓦

●[苏] 米·罗辛著

●苏联当代戏剧

目 次

瓦连金与瓦连金娜·····米·罗辛 1

军用列车·····米·罗辛 113

剧作家和作品简介····· 225

米·罗辛

瓦连金与瓦连金娜

两部当代故事

人 物 表

瓦连金(瓦利亚)

瓦连金娜(瓦莉娅)

瓦连金娜的母亲

外婆

日尼娅

莉莎——瓦连金的母亲

玛莎

金娜

卡秋莎(卡佳)

丽塔

古谢夫

伏洛佳

眼镜子——戴眼镜的姑娘

卡朗达绍夫

布霍夫

大学生之一

大学生之二

大学生之三

行人

序 幕

〔市内街心花园里的一张椅子。骤然间，一伙过路的年轻人象一群鸟似的散落到椅子上。看样子是昨天的中学生。纸夹子、书本、香烟、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大声喧闹、哄笑、说俏皮话。他们青春年少。时值春天，树丛后面衬托着城市的轮廓。街上车声隆隆，风和日丽。他们说话迅速、随便，常常互相打断，不过，他们争论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实质上，它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中枢神经。暂时，我们都不必去突出某个人物，而只需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观点如何。〕

“得了吧，我们这时代还有什么爱情！要爱情干吗？”

“可我想恋爱想疯了！我受不了啦！”

“你们也不嫌腻味？”

“不，弟兄们，早晚一切都会变得平平常常：喜欢上了，就走到她跟前去问一声：行？不行？就是这些，这就是全部的爱情……”

“让我说一句吧！”

“你真蠢，要知道：爱情是奴役，这个那个的，是一切痛

苦的渊源。爱情是枷锁，而赛克司^①是自由……”

“说得对，现代人没工夫恋爱！”

“别讨人嫌啦，赛克司，赛克司的，这词有多脏！……”

“各位，你们最好还是听我说个笑话吧。丈夫回得家来……”

“我想恋爱！”

“说真的，你就象一只骆驼，在沙漠中边走边想：不管那边说我什么，反正我渴得要命。”

“等一等，大伙儿！静一静！我这就去采访过路人：爱情是有还是没有，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好吧，就算有爱情，那为什么我至今还没有恋爱上？……”

“上帝，你们懂什么爱情！……”

〔应当从整个人群中逐渐突出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一直目不转睛地互相注视着，但是他们也随着大家的口气互相挖苦、讽刺。〕

他 完全正确，正确，必须把爱情掐死在萌芽状态中！是吧？

她 当然是的。这全是罗曼蒂克。

他 没错。要不然我也可能恋爱上了，就是没有时间。

她 是啊，时间紧得可怕。

他 再说，拿破仑还说过：在女人身上花的时间别超过半小时。

^① 英文，性欲。

她在男人身上花十五分钟就多了。

他那可好！也许，您能分个十五分钟给我？……

〔又是大家议论。结束这个议论的是扮作采访员的小青年。

“爱情，弟兄们，是精神失常！……”

“倘若我为女人而死，那是笑死的！……”

“走吧，同学们，老在这儿坐有什么意思！……”

“你们还记得，埃克絮佩利^①说过一句天才的话吗？……”

“你们的这个爱情使我讨厌……”

“弟兄们，轻点，采访完了，安静！……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卢盖丽娅·福明尼什娜，职业是奶奶，七十三岁，对‘世界上有没有爱情’的问题，她回答说‘啥呀？’安静！而她的孙女，萨莎，四岁半，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低下头来，用脚挖土……安静！还有一个采访，一个不愿留名的公民，当我们把他从椅子上叫醒，问他‘有还是没有’的时候，他用莫名其妙的话回答说：‘能凑够半瓶酒……’”

〔众笑。然后，象来的时候那样，又骤然仓猝离去，飞走。那个小伙子和姑娘也随大家而去。一个假装拿着麦克风的青年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年轻人，关于爱情你们能说些什么？人世间有没有爱情？”

① 法国作家和飞行员。代表作有《夜航》、《小王子》。

他 就象火星上有没有生命的问题一样。

她 在人世间?……在哪个个人世间?……

〔众笑。下。

甲

第 一 部

〔一个不大的隐蔽地方：有可能还是序幕中的那张椅子，或者是地铁站上的椅子，或者是别人家的门洞，或者是商店的一角——他们身在大城市，但对恋人们说来，这永远既是个栖身之所，又是一片荒野。瓦连金和瓦连金娜。她在哭，也不捂着脸。他在尽其所能地安慰她。〕

〔冬天。舞台尚未照明。一切都在酝酿和准备着行动。我们的主人公十八岁。〕

他 好了，别哭了，听见吗？

她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瓦利亚！你要明白，我受不了……噢，这是为什么？（伤心地）什么恋爱！……

他 别哭了，你怎么啦？别哭！……反正这是幸福，事情就是这样，你是个明白人……

她 是啊，我们有什么错？到底有什么错？干吗一切总要受到破坏？当我想喊、想唱、想无止境地说说这些的时候，却要说谎、要偷偷摸摸、要感到丢人！

他 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打死！

她 本来多好，我们妨碍谁了？干吗要说谎？……

他 从来都是这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产生谎言。

她 “从来”跟我什么相干？我生活在现在，我希望现在过得好。上帝，她们都说些什么呀！妈妈，外婆！甚至日尼娅也……

他 （叹了口气）是啊，我家里也有闲话……

她 你妈就完全不一样。等一下你再细说……我家里的人根本就听不进去，你懂吗？你说东，他们说西！这不，你听听！

〔一间有点旧式的五十年代风格的房间亮起来了。钢琴，摆钟。是在喝晚茶的时候。桌旁的沙发椅上坐着瓦连金娜的外婆，一个肥胖、聪明、有点粗鲁的老太太。那是瓦连金娜的母亲，她整洁端庄、刚毅威严，四十六岁光景。她现在显得疲倦而神经质。镜前是瓦连金娜的姐姐日尼娅，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她无所拘束，爱讽刺人，稍稍有点萎靡不振。〕

你瞧，家庭会议。我受不了，瓦利亚！……

他 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你走吧。

她 好吧，我就走。

〔但是瓦连金娜没有动，而是靠在他身上。于是他们一起倾听了这场谈话的开头。〕

母亲 她又到哪儿去啦？

外婆 噢，上帝……她就回来啦！

日尼娅 伙计们，你们真叫我奇怪，都十八岁的人了，按如

今这时代的标准,她就算是个圣人了!

外婆 真是的,都老姑娘了。

日尼娅 那些小姑娘在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天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了!运动,时装,流行歌曲。(低声唱)此外他们什么都不想知道!

外婆 噢,上帝!

母亲 不知道。我懒得听这些庸俗话。我们不是有另外一种青年吗,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榜样呢?在你的心目里,就只有你那英语学校里才都是些神童。你知道在青年当中有多少供血者到我们红十字会来吗?我在那儿工作了十一年,而象现在这样的觉悟可真是……

日尼娅 (做作地)那是当然的罗。

母亲 不是当然的罗,我跟你说的是事实。就是你们,我以为,也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

外婆 你们的爸爸是骑兵!是骠骑兵!

母亲 你干什么老说:骠骑兵!他在骑兵队里总共才呆了两个月。顺便提一句,我不是指责德米特里,他是个严谨的人,作风正派。

外婆 扔了老婆和两个孩子的人,还说他正派,你什么时候才能从生活中学到点东西?……

母亲 不必谈这些,这与生活也不相干。现在大家把什么东西都拿到手了。为什么我,譬如说,就总是要争好的,而不要坏的?我们不象他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甚至连大学都没能毕业,但是我努力,我工作,我有

了长进。我没有文凭，可是整个红十字分会都归我负责！谢天谢地，大家都尊敬我。可是你们……你们干脆被这种污垢，这种时髦引诱去了。

日尼娅（仿佛没有听）是啊，修指甲之类有什么……英国人说：最难办的是做个不赶时髦的人。

外婆 最难办的是别做蠢货。（喘气）

母亲 只想着自己，只想自己！……

日尼娅 你看杂志了吗？斯拉瓦给你看了吗？那是在伦敦！在清教徒式的、拘礼的英国！

母亲 你算了吧！这跟英国，跟伦敦有什么关系？……

外婆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尚且说过：伦敦认为重要的事情，对莫斯科说来还早着呢……

日尼娅 什么，什么？不坏，该把这句话拍卖给斯拉瓦……“伦敦认为重要的事情……”（笑）

母亲 黑话！什么“拍卖”！

外婆 现在不是老师教孩子们语言，而是孩子们教老师说黑话。

日尼娅 妈妈哎！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翻个个儿了，是什么样的车轮在滚动啊！……你一辈子向往理想而高尚的关系，但那是没有的，这可不是你们那沙龙剧，“啊，伯爵夫人，我日乌热姆^①！……”外婆，你那儿姑娘多大就出嫁了？

外婆 多大出嫁各人也不一样，你别把我跟十九世纪搅在

^① 法语，我爱您！

一起!……

母亲 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一切都不在世纪,全在人!我就要这样!是的!别人家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可我的女儿绝不能这样!

日尼娅 说真的,这是指什么?难道有什么征候吗?

外婆 有了征候——那就晚了。

母亲 还不晚!就是得让她清醒清醒,要不然,后果必然是:她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抛弃大学,挨饿,生养叫化子。

日尼娅 那现在有谁在挨饿啦?叫化子在哪儿啦?……

外婆 啊,真的,叫化子早就不见了。

母亲 上帝,我太累了!我本该休息休息,躺躺,看看书,可是……

日尼娅 妈妈!一切风波就起因于他们互相搂着走道。现在大家都是这样搂着走的。

外婆 要谢谢罗,搂着走道,而不是搂着睡觉。

母亲 我不管:完了!大家都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你们也要这样吗?我再也不想管了,我太累了。(对日尼娅)顺便提醒一句,你,作为姐姐,除了说俏皮话,本来也可以帮助帮助,可是说真的,你在家里连一点义务都不尽,生活得象棵草。你本来可以跟她谈谈,诱导诱导。可是你总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过去把账都算在战争的头上,现在又算在二十世纪头上!还要说:原子弹……趁现在活着……一旦爆发战争……

外婆 战争会教会她们的,按照什么伦敦派头!……

日尼娅（唱）“咳，卑鄙的战争，你干了什么……”①

母亲（对外婆）而你，顺便说说，也少娇纵她点儿。要不然，这会儿是一套，一会儿又是：阿莉奇卡，阿莉奇卡，舍不得阿莉奇卡……任凭整个世界因卑污而沉沦，我的女儿可必须象阿佛罗狄忒②那样纯洁！如果每个母亲都这么做，卑污就会销声匿迹！……

外婆（嘟哝）是啊，可不是吗，如今……

日尼娅（讪笑）什么，什么？阿佛罗狄忒？（笑）

〔瓦连金和瓦连金娜听着。〕

她 那，我走了？……

他 我会骂你的③。

她 好吧，你使劲骂吧。

他 不过，你别过分，最好保持沉默。

她 我再也不能沉默了……

〔瓦连金娜进屋，脱衣服，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外婆倒茶。〕

母亲 提醒一下，我们等你很久了。

瓦莉娅 学校里有口试，然后必须去一趟图书馆……你干吗这么看我？

母亲 很久没见你了，我们很少碰面……怎么，看不得？你怎么这样苍白？

① 苏联著名诗人、歌手奥库札瓦的歌《再见，男孩们》中的一句。

②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③ 苏联学生之间用的俚语，表示“祝你交好运”的意思。

外婆 她什么也没吃吧。你吃饭了吗？钱，我给你了。

瓦莉娅 是的，我吃了。

母亲 我要跟你谈谈。严肃地谈。

外婆 总得让她喝了茶……

母亲 我昨天见到你了，是在地铁站上。

瓦莉娅 在哪个地铁站上？

母亲 在一般的地铁站上。

〔电话铃响。日尼娅拿起电话筒。〕

日尼娅 到底来电话了！……您这是怎么啦，阁下？……喔
唷唷，撒谎呢……那好吧，上这儿来吧……什么什么？
……喔唷唷！（笑）完了！……

母亲 日尼娅！你就不能严肃会儿吗？（对瓦莉娅）这是怎
么，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搂着走道么？你以为这是体
面的事？我知道，你们谁也没有看见——恋人们从来
都是目中无人的，他们甚至毫不怀疑别人都在看着他
们……你拿着他的帽子，他拿着你的皮包，你简直是在
他的拥抱中溶化了……

外婆 再拿点甜点心。

瓦莉娅 不要了。（对母亲）我记不得有这回事。

母亲 那是我扯谎？

日尼娅 那是他，而跟他在一起的不是她！

母亲 我一夜没睡。今天在班上，大家问我：您怎么啦？我
的脸都肿了！可我能说什么？说我的女儿跟那些在街
头随便跟小伙子勾搭的女郎一样？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哪里有姑娘家的骄傲、纯洁、羞涩？……“喂！来吧！妞儿！跟我走吧！”呸！（继续摹仿下去）嘴里叼着香烟，披头散发，松松垮垮——象个什么姑娘样！

日尼娅 是败类，而不是姑娘！

瓦莉娅 我看，这跟我没关系。

母亲 谢谢罗！不过，也快了。你不觉得你在舒舒服服的往下坡路上滚么？！我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你们交朋友，不反对他到家里来。虽然，我想你的口味要高一点……

外婆 恋爱可恶……

母亲 就让她恋爱吧！我知道，在这个年龄上，谁都会有所迷恋……

瓦莉娅 我的初恋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日尼娅 那我呢？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姓名：舒里克·维里冈诺夫！他的牙还套着矫形钢丝。

母亲 （对日尼娅）你住口！

外婆 一个种的。

母亲 现在我可看清了你们在搞些什么名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日尼娅 （随随便便地）你最好说，你不喜欢他有一个当列车员的母亲。

母亲 这和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是公爵，也不是贵族。

外婆 （开玩笑）遗憾。

母亲 虽说父亲也帮助过，但你们的衣着穿戴，教育培养却

都是我和外婆……

瓦莉娅 我都知道：那时候是战争、饥饿、购货票证。生日
尼娅的时候——卖掉外婆的戒指给她买牛奶……

外婆 生一个的时候——卖掉外婆的戒指，生另一个的时
候——卖掉外婆的戒指……

瓦莉娅 （转动手指上的戒指）那，要是我也生一个，我也卖
掉戒指。

外婆 嗨，那也是外婆的礼物，你最好马上拿起熨斗，往外
婆头上砸吧！……

母亲 什么什么？你生什么？

外婆 明摆着生什么：男孩或女孩。

母亲 也许，你已经打算出嫁了？

外婆 那当然，该赶紧了，要不就等老了。你瞧，过了年龄
谁都不要！

瓦莉娅 外婆！你干什么呀？

母亲 是啊！何况错过这么一个未婚夫，洛克菲勒^①！无冬
无夏总穿着得克萨斯裤子，还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

〔瓦莉娅起立，打算默默地离开房间。〕

瓦莉娅！……坐下！我们还没完……坐下，听见没有！

瓦莉娅 我不想在这种语调下谈话。

母亲 多么骄傲啊。留着这分骄傲对别人该多好。

日尼娅 （走近妹妹，拖长声调）瓦连一金一娜……

瓦莉娅 （躲开，厉声）你也一样！他们干吗不嘲笑你的斯

^① 美国大资本家。